

谈今

记忆

关照孩子的精神世界

高考之约

□ 康琼艳

□ 李晓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高考故事，以及延续多年的高考情结

有30多年时间了，每年到了高考季，我就在梦里做高考题。做高考题不要紧，最让我焦虑的是，差不多每次做的都是数学题，往往是梦里铃声一响，我的卷子还是一片空白。

按照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在梦中参加考试，这是日常生活里的压力得不到缓解，溜到梦里来排遣了。

在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一样有着高考情结的人，恐怕要创一个世界之最了。去年高考，我与记者朋友去考场外采访，看见在考场外等待的家长，黑压压的人群，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眼神，都是一个关于高考的故事。

我这样一个中年男人，又怎能忘记那年年的高考经历，它是我人生的一个分水岭。

1986年的天空，我总觉得是灰蒙蒙的。那一年，我17岁，与7月的高考就要相逢。

这一年的年初，为我们家作出了毕生贡献的一头老母猪，突然就死了。它下的猪崽卖掉以后，是供养我在县城中学住读费用的主要来源。周末回家，妈望着我说：“娃，你不要背思想包袱，妈就是把泡菜坛子卖了，也要供养你上大学！”妈对我上大学的期望，从她额头上早早爬满的皱纹就可以看出来，每一道皱纹里，都隐藏着我妈在崎岖山路上跋涉的足迹。那一年秋天，我家丰收的稻子在田里沉甸甸地垂下头。我吃着我妈种的粮食，突然也对这片世代供养我家祖宗的土地，有了一种强烈的厌倦。

我在山梁上的星空下起誓：我要考上大学，走出村子，把妈也接到城里去生活。

1986年的高考，首先还要经过预选，我入选了。一到5月，县城中学的高三教室，早已弥漫分别的气味，同学们开始在各自的毕业留念簿上轮流写下催泪留言。3年的相处，或许平时是漫不经心的，但一到毕业季，情感就发酵得如此浓烈。校园的清晨，我在为大西洋的暖流流向、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的分布而绞尽脑汁记忆时，林子里的蝉鸣就早早开始了，它扯着嗓子忽高忽低地长鸣，也不知道它是美声还是通俗唱法。

7月的高考，还有一周了，我回到村子里的家。我蹲在山梁上，远远望去，我家那寒酸的土房子，就如打在山脊上的一个老补丁。我似乎感到，等我离开村子去远方上大学，它就要成为我天幕下记忆里的旧日影像了。

1986年7月7日，那天是农历节气中的小暑，星期一，上午阳光如瀑，下午大雨滂沱。上午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树木、森林、气候。真是祖宗保佑，我发挥得不错。我堂叔就是一个山里的植树人，他30多年种下了上千棵树，我觉得，在村子上空的积雨云层，就有我堂叔的一份功劳，因为树木越繁茂的地方，雨水往往就越多。我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写下的作文。

我妈把被子也给我准备好了，那年我报考的学校，在北方。妈说，那边天冷，被子得厚一些。

在8月轰隆隆的雷声里，我的大学梦碎了，我以29分之差与大学远离，北方的那所大学校门，朝我匆匆关闭，命运的方向盘，把我再次猛地打回了村子里。后来我妈才说，她在追一只去拜菩萨用的鸡时，栽了一个趔趄，她说那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夕阳真如血，照耀着我在山冈上徘徊的孤单身影，最后，把我吞没下去。我回到家，土墙上排列着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把铁锹，妈轻声说：“娃，这是你叔去铁匠铺给你打的。”

32年的漫漫时光过去了，高考，成为时间重量的一部分。3年前，我的儿子参加了高考，当他领取一所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拥抱了他，那深情的拥抱，也是我对难忘高考岁月的拥抱。

动画电影市场的一种诠释和补充，是“小手拉大手”营销模式的一种变现。儿童观影群体或许只是这一概念下的附庸，并非真正从“为儿童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出发。在当前的艺术创作背景下，低幼化到全龄化的转变，是动漫产业的一次掘苗助长，受到忽略的依旧是处于弱势话语权地位的孩子们。

当然，儿童电影之所以一直寂寞，不够友好的市场环境也是阻碍优质作品面世的致命羁绊。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儿童电影往往很难得到市场青睐，发行渠道不畅，因此难以在主流院线中看到儿童电影的身影。由于开机没有钱、院线不发行、上线不叫好，多数儿童电影只能选择走低成本、小制作的保守路线，有的甚至沦为粗制滥造的代名词。恶性循环不断往复，一代代孩子们就这样失去了宝贵童年的精神陪伴。

儿童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儿童电影的发展既有商业属性，更是一种公益事业。在英国，多数院线都设有儿童俱乐部，平均每两周就会有新影片上线，放映周期也长于普通商业片，甚至还针对自闭症儿童设有灯光更暗、音响稍小的特殊场次。或许，蹲下来，关照孩子的精神，还需要这个世界给予更多的诚意。

与其他国产电影类型片取得不小进步相比，唯独儿童电影似乎不

见风生水起的征兆，相反越发成为一个被遗忘的角落

开发。国产儿童电影缘何难以赢得观众的赞誉，首先还得从影片自身找原因。长期以来，国内儿童题材影片的创作往往陷入低幼化的误区，创作者容易低估孩子们的理解力和想象力，一厢情愿地为孩子描绘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世界。浓重的说教意味不仅无法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反而让原本可以立体丰满的故事变得粗糙干涩、缺乏情感，甚至不合情理。

事实上，根据不同智力水平制作符合年龄观看的作品这一点本身是没问题的，但如果把低幼化简单等同为愚蠢化、浅薄化，这样的作品怎么能让孩子入脑入心呢？有感于此，中国传媒大学教师刘京晶曾尝试制作了一部以成语文化为背景的儿童剧。她认为，由于生长环境的变化，如今的孩子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都非常多元，远比创作者预

想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说教式的口吻、过于夸张和直白的表现方式、低层次和娱乐化的艺术手法，很容易抹杀孩子们的想象力，也丧失了艺术作品给儿童以精神涵养和审美滋润的功能。

在经历了对低幼化的否定之后，业内人士提出，只有实现向“全龄化”的转变，中国动画电影才能走出低幼。很多日本动漫作品所探讨主题都颇具深度，因而吸引了不少成年人的喜爱。有调查显示，日本动漫产品的受众平均年龄为32岁。

然而，回归儿童电影这个主题，全龄化似乎只是“看上去很美”。现如今，很多打着“合家欢”口号的影片，多是把成人生活中的生活当做孩子眼中的世界，尽管主题不错、立意尚可，但是单纯的外壳里包裹的却是复杂的万物，很难真正抵达孩子的内心。笔者认为，某种程度上，全龄化是对拓展成年人

流年

城记

山南的水路

□ 陈跃军

18年了，这双黄胶鞋一直放在我的床下。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拿出来看看，拍拍上面的灰尘，轻轻地抚摸着它，打开那段难忘的时光。

那年我刚毕业，八九月份正是西藏山南觉拉乡的雨季。因为扎洞村到念扎村的路几乎全部在河道里，公路也就变成了水路和河路。我们有两箱表格要送到乡里，连续等了两天还是没有顺路的大货车。乡里的吉普车没有办法来接，只能在念扎村等我们。

为了不弄湿表格，每个箱子套了七八层塑料布。我和农业技术员扎扎一人背了一箱，带了四个饼子和一盒藏式辣椒就出发了。

刚开始风不大，还可以打个雨伞。下午一点多开始，风越来越大，伞被吹得翻了个，草帽也被风吹走了。头发湿了，衣服、鞋子全湿了。

那是我第一次走水路。扎扎虽然是本地人，但水路他也没有走过几次。为了抄近路，我们必须跨越几条河流。在第一条小河边，看着湍急的河水，听着河里石头激烈碰撞的声音，我真的很害怕。扎扎就一手提着鞋子，一手拉着我的手走在前面。刚到河中央，一个趔趄，手一扬，我的鞋子就飞了出去。我赶紧去追，差点把扎扎拉倒，但是只捞回一只。扎扎说算了，再追就太危险了。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提着一只鞋子，我傻了。

“必须在天黑前赶到念扎村，否则遇到泥石流什么的，咱俩都没命了！”扎扎斩钉截铁地说。我只能把两只袜子套到一个脚上，紧跟着他赶路。十多公里的山路，准确地说，那就根本不是路，一会儿是河道，一会儿又要爬到山上，过一会儿又要沿着地埂穿过农田。看着扎扎的背影，那时候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鲁迅先生那句话，“世界上原本没有路，人走的多了，就成了路！”

“快点、快点！”扎扎不停地催促着。我一瘸一拐地小跑着。天色越来越暗，我又冷又饿。看着我可怜兮兮的样子，到了一个平坦的地方，扎扎就从路边的豌豆地里拔了一些豌豆，让我就着饼子和辣椒吃。

到达念扎村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多。文书和司机见我们还没有到，已经拿着手电筒带着村里的干部准备去找我们了。

文书的家里开着小商店。“宁吉——宁吉——”老阿妈边慈爱地念叨着，边给我拿了一身崭新的迷彩服和一双新的黄胶鞋。我要给钱，老阿妈和文书都坚决不要。老阿妈的理由是：“你是在给公家办事，吃了这么多苦！我们怎么能收钱呢？”而文书的理由是：“你刚毕业，还没有发工资！”

穿上了干的衣服和鞋子，那才叫幸福啊！我一口气喝了9碗滚烫的酥油茶，吃了两大碗的挂面。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大家都不由自主地笑了。

我鞋子被洪水冲走的消息，迅速在乡里传开了。后来，乡亲们见到我的时候，虽然不知道该和我说什么，但是都会指指鞋子，然后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我发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就赶紧去找文书还衣服和鞋子的钱。但是文书依然死活不要，说就当是老哥送你的礼物。

文书比我大不了几岁，上高中时品学兼优，高三时因为一场病，没能去读大学，后来做了乡里的聘用人员，然后娶妻、生子。当时除了书记和乡长，他是我们乡里最忙的人之一，写材料、管财务、调解矛盾纠纷、下村调研等，而他一个月工资还不到600元，幸好家里还有农田和牛，解决温饱不成问题。

调离觉拉后，我回去过两次。每次见面，我和文书都要谈起那双黄胶鞋，然后大家都嘿嘿一笑。我感觉我们的友情就像鞋带一样，紧紧地系在我俩的心里。

后来，听说文书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但是，我还时常能收到他从乡里带来的土鸡蛋。本来想去看看他，也一直没有成行。乡里通卫星电话的时候，我拨了好几次，要么是没有人接，要么打不通。

听说文书去世的消息后，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呆呆地坐了一天。我轻轻地拿出那双黄胶鞋，穿在脚上，在卧室里走来走去。我又仿佛看见了文书消瘦的面容和疲惫的笑，以及自己歪歪扭扭的脚印。

西岸青岛

□ 杨婧艺



的度假酒店，感受都市生活的时尚绚丽，融入那流光溢彩的夜色中。

如若喜欢宁静，便可以栖息在油画小镇或杨家山里，恍若世外桃源。远山近树，屋舍俨然，瞬间置身于“绿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情景，可有“夕露沾我衣”的诗意，也有“戴月荷锄归”的美意。在这时安静地感受着四时更替，一本书、一杯茶，欣赏着“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的曼妙。

如若喜欢抚今追昔，便可寻着春秋战国的号角弓鸣登上齐长城，这是比秦长城还要早490年的齐长城。也可以行至琅琊台登高望远，感知2000多年前秦始皇三登此处的壮志豪情。还有小珠山，据说也是苏东坡任密州知州时打猎的目的地，这里会不会是“左牵黄、右擎苍”的故事发生地呢？

在儿子的脑海里，这就是他的家乡，他一直以此为骄傲。即使到了北上广深，他也会向当地人夸耀自己的家乡是个“大城市”，还会活灵活现地讲一段“藏马山与秦始皇”的传说，给自己的家乡冠以历史悠久、高深莫测

的美名。那种自信且坚定的眼神，成为“谁不说俺家乡好”最具感染力的注脚。

从儿子两岁到如今六岁，我们就这样，听着内心的喜爱，开着车、唱着歌，一路欣赏、一路欢笑，一起感受自然，一起热爱生活。都市的、乡村的、自然的、人文的，不同的旅程，给了孩子丰富的认知，知道了生命有着不同的打开方式，于是更加自立、更加自信、更加好奇、更加乐观，到的地方越多，他便越来越不惧与行色各异的人打交道，越来越喜欢与任何年纪的人交朋友。

或许数年之后，当他合上这本书，童年的时光便印记于此。即使世界不停转动，也无论长大后的他身在何处，那些影像也会一直在记忆里，并时而出现在梦里：在海天一色的沙滩上踢球，在舒展蔓延的木栈道上骑车，在草长莺飞的时节里嬉戏，在四季芳菲的山坡上捉虫……这便是幸福的模样。

图为青岛一景。 杨婧艺摄

草木声息

晚来的槐花

□ 张树辉

许没有注意到这槐花的特别。身材矮小的他们，也够不到这整串的白花。回想当年的我们，不借助长竹竿，不爬到墙头屋顶，自然也是够不到的。但那时候，长竹竿、铁钩子是随处可见的工具。墙头和屋顶，虽不敢说如履平地，但轻而易举地攀上爬下，从这个胡同串到那个胡同脚不沾地儿，着实不在话下。

那个时候，摘到很多槐花儿，拽到够全家人做一顿蔬菜的榆钱儿，都不是什么难事儿。我的家乡管那种蔬菜叫做“苦累”，我是按照土话推算的这两个字。试想，都吃树叶子了，还不够苦和累嘛！新鲜的榆钱儿或者槐花儿，抑或是老得发白的豇豆，用水洗过，借着湿气儿，拌上白面和玉米面儿，放在笼屉里，大火蒸熟，出锅时拌上酱油醋，浇上香油和蒜泥儿，在当年确实是一道老少咸宜的佳肴，所以我没法把这美食与苦累二字联系起来。放到如

今，榆钱儿和槐花儿都已经换成茼蒿、胡萝卜丝儿之类。偶尔进得河南、陕西的老店，还会有精致的几个小笼屉呈上桌来，几筷子便会夹完，已经少了大快朵颐、直接当饭的乐趣和豪气。

如今成片的洋槐树少了，城里也不会再有人去撿这些槐花儿做饭。站在这树下，浸润在这浓郁的香气里，踮起脚尖儿，勉强够到一两朵像小鸽子一样白色的花儿。两只鸟儿从树丛中惊飞，竟然是两只斑鸠！环境好了，树丛里不再只是喜鹊和麻雀。惊走的鸟儿，栖上不远的树枝，各色的鸟鸣声，并没有被我惊扰打断。我甚至有点毕恭毕敬蹑手蹑脚的感觉，把花朵儿从花萼中拔出，用舌尖儿去舔那花根部的蜜露。时光，更是一刹那，回到故乡和童年。

还记得自己总是分不清国槐和洋槐，也就是这开白花的刺槐。总觉得那些树

岁月静好，花香依旧，时光不老

老，槐花依然

正午，漫步在昆玉河畔，几株刺槐正花开得畅快。槐花的香气被温暖但不焦灼的阳光调制得更加浓郁，那特有的、好闻的甜味儿直沁心脾。即便是对花粉超级敏感的人们，也不会防备槐花。槐花的香气是用自己有一点点润，有一点点腻，有一点点甜香，把空气给浸染透了。

低调但又不失聪明的槐花儿，没去跟那些红的粉的黄的花儿斗艳，偏选在前几日恼人的杨花柳絮谢幕后登场。我知道它会在這個時候登场的，但每当我接近几棵或是成片的刺槐树时，我还是会被这甜香味儿惊到，不禁驻足向它行注目礼。

看惯了各色各样花儿的小孩子们，也

皮发绿、相对光滑的行道树是进口树种，而那些树皮粗糙，有很多深深的纵裂的，饱含岁月沧桑，才像是5000年文明的产物，要以“国”字命名。后来才知道正好满拧了。慢慢分清楚后，也知道了门前种槐树是吉祥的意思。槐与怀同音，也有感怀、怀人之意。

从紫竹院去往颐和园的游船来了，香气也随着游船驶过在空中荡漾开来。我从这香气中醒过神儿来，望着这熟悉的昆玉河，仿佛又看到20多年前的初夏，同学们从围墙上翻出来，在河里游泳嬉戏的画面。回校时，会折几支柳条或槐花编个草帽儿，哼着《恋曲1990》……

岁月静好，花香依旧，时光不老，槐花依然。愿这些岁月沉淀下来的洋槐树，继续在这些新换的漂亮的景观树中生长、长大，把花香留给更多的人，把那些与槐花有关的少年记忆，留给我们爱的人。